

阳光下的陷阱

这是第一部揭露隐蔽传销内幕的自传体小说，
每个曾经历传销，正在传销和
准备传销的人不得不读的警示篇。

Yang
xia Guang
de Xian
Jing

徐 静◎著

华艺出版社

阳光下的陷阱

徐 静

华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阳光下的陷阱/徐静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2. 12

ISBN 7-80142-466-2

I. 阳…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8093 号

阳光下的陷阱

作 者: 徐 静

责任编辑: 宋福江

装帧设计: 门乃婷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 100083 电话 82885151 转

印 刷: 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1.625

版 次: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7-80142-466-2/I·207

定 价: 20.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阳光 的下陷 陷阱 Contents

第一章	人类因梦想而伟大	1
第二章	成功是这样获得的	71
第三章	伪装了的丑恶灵魂	138
第四章	正义之声开始呐喊	218
第五章	剩者不一定能为王	284

第一章 人类因梦想而伟大

1

网络被现代人称作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真诚、欺骗、爱情、友情、强奸、凶杀、罪恶……现实世界里有的，这个虚拟世界都有。只是在这个彼此见不到面的世界里一切表现得更炽热、更迅速和更快捷、也更易消失。

晚上九点，我习惯性地打开我的 QQ，和碎雪无痕约好见面，他没有来。有申请我加为好友的，点击加入，是一个叫真诚的男子。

“你好！”我先问候他。

“紫色的梦，我喜欢你的名字，你也好！”

“你多大了，是成熟的男人吗？”

“35 岁，离婚，算不算成熟。”

“你喜欢聊什么话题？”

“还是看看你喜欢什么吧？女士优先！”他很有礼貌。

“你为什么离婚？”

“因爱而结合，又因爱而分离！”

“因爱而分离，WHY？”

.....

1
Yang
Guang
Xia de Xian
Jing



阳光下的陷阱

“你做什么职业?”

“医生。”

“你呢? 梦!”

“律师。”

“噢, 我喜欢律师, 你多大了?”

“25 岁。”

.....

“你今生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真诚问我。

“拥有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 成为像开来一样优秀的女律师!”

“噢, 人类因梦想而伟大!”

“你呢? 你的梦想是什么?”

.....

“你结婚了吗? 梦!”

“没有, 我的爱情鸟还没有到来!”

“我的爱情鸟已经飞走了!”

“你还相信爱情吗?”

“爱会永恒在生命里!”

“你现在孤独吗?”

真诚给我点击出一张愁苦挂泪的脸。

“你现在还爱你的前妻吗?”

“爱是一种永远的牵挂?”

“WHY?”

真诚送给我一枝玫瑰。

“你为什么不再婚呢?”

“我相信缘分!”

“你有过情感经历和体验吗?” 真诚很含蓄。

“想.....”

真诚又送给我一枝玫瑰，一个笑脸。

“你说，人因性而爱？还是因爱而性呢？”

“男人因性而爱，女人因爱而性。”

“是个人体验，还是医学理论？”

真诚打出一个尴尬的表情。

“你漂亮吗？梦，你有多高？”

“这重要吗？”

“你是个有梦想的女孩儿，和你谈话很愉快。”

.....

七个小时过去了，我第一次和网友聊得如此投缘。

“你的真名叫什么？”真诚问我。

“马兰花。”

“我叫黄一，湖南医学院的教授！”

真诚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最后四个号码是8888。

“你的电话号码像是商人的！”

真诚给我一个诡秘的微笑。

“你的电话号码，梦，我想听听你的声音！”

我送给他一枝火红的玫瑰。就这样我在虚拟世界认识了黄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忘却我们在虚拟世界的过去，没有见面的种种幻想和猜测，是最美妙的。也许虚拟的一切正是当时我所追求的浪漫，一种虚无飘渺的浪漫！

2

真诚失约了。他说只要我在，他就完全是属于我的。我喜欢同时和三四个人一起聊天，真诚常常抗议。今天我是为他的专一而来，失约的他没有留下一个字，丢给我的只有烦躁。真诚说从

来没有一个女人能让他一天见不到就会牵挂，原来都是撒谎。

电话铃响了，是黄一。

“梦，对不起，我知道你在等我。”他越来越喜欢用电话。

“没什么，我正在和别人聊天。”拿着写了一半的代理词我说。

“梦，想不想见我，我要到滨河讲学去。”

他要从南方到北方来？想起和黄一在虚拟世界中的亲昵，我的脸在发烫。

“我太想见你了，梦！”

“你什么时候到？”

“明天晚上八点，你在火车站接我，好吗？”

真的要和黄一见面吗？不久前报纸上讲在网上爱得死去活来的男女，真的见面了，一个是50多岁的老头，一个是八岁的小男孩儿。两个人在网上演绎的虚拟爱情，惟妙惟肖，耗尽情感，寻死觅活，只因不能见面痛不欲生，真的鼓起勇气见面了，却又都晕了过去。我和黄一会是什么结果呢？也许他也会是个60岁、花白头发的老人。黄一的声音已经不再年轻，略带沙哑、低沉，仅凭这些我还无法判断他的真实年龄。

那是早春的一个傍晚，位于中国北方寒冷地带的滨河市，刚刚被一场小雪覆盖过，屋顶的雪迹还隐隐闪现，地面湿漉漉的，刺鼻的冷空气随着冰雪的消融也柔和多了。我喜欢雪，晶莹剔透，洁白无瑕，落在哪里，哪里就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切都会被她的纯洁所感染。披上她雪白的外衣，将自己紧紧裹在她的身体里。真想留住这身白衣，这份纯洁，可是无情的阳光却已经将她剥落得只有若隐若现的一丝白影。

还不到8点，我就在火车站等他了。将自己设计的紫色套装穿上，略显成熟。我喜欢紫色和白色的搭配，不是为了色彩的对比，就是喜欢这两种颜色。挽上白色的丝巾，黑色的长风衣罩

上，白色的半长靴一蹬，我的心飘了起来。与黄一交谈的时间不算长，可是我像去见一个老朋友一样并不陌生。不管他是不是我想像中的中年男人，我还是渴望见到他。

火车晚点半个小时。我开始紧张了，黄一没有再来电话。他真的要来？还是在叙述一个美丽的谎言？也许他根本就是在逗弄我？现在的网络骗子很多，我如何断定自己不会被谎言所诱惑呢？该不该再等？女人总是相信直觉，直觉告诉我他会来，一定在火车上和我一样焦急地等待这次见面。

火车真的到站了，我怯怯地躲在出站口的角落里，从人群中判断哪一个是黄一，走出来的人没有一个是我想像中的黄一，也没有一个中年男人东张西望，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来。我怎么会相信一个陌生男人的话呢？心一下子从期盼中跌落下来，空落落的，我太幼稚了，也太容易轻信男人。出站口再也没有人出来，我的失落到了极点。当我疲惫地拖着沉重的身体想要离开时，一个穿着藏蓝色风衣的男人在出站口的平台上站着，从背影我看不出他的年龄，他的样子。他的身材不算高大，不胖不瘦，头发略微蓬乱，他不停地从各个方向搜寻。突然，有一个臃肿的男人步履蹒跚地往平台上走，边走边喊：“黄老师，您快下来吧，车在等您呢！”

他肯定是黄一了。

胖男人喘着粗气走上来，黄一说：“你先在车上等我，我在等一个朋友，她不来我不能走。”胖男人又下去了，黄一还在搜寻。我的心如玻璃球弹起来，回不了原位。怎么过去见他呢？他始终没有向后看，忽略了一个方向。定了定神，我从后面窜了出来，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他回过头，那是我梦中勾画过的一张脸，高鼻梁上悬着一副金边眼镜，一双明亮、幽深的眼睛。那不是一张大众化的脸，是成熟男人特有的沧桑的脸。他的皱纹和满脸的灰尘就是最好的证明。

“马兰花，我真的见到你了！”一阵惊喜过去，黄一先说话了。

“你怎么像个搞传销的？”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当时我见到黄一的第一句话会是这样说的。也许女人都很敏感，相信直觉。

“传销头上号字了吗？”黄一收起他的笑容，面色惊愕。

“是的，你的脑门上写着传销两个字。”我很坚信我的直觉。

黄一爆发出爽朗的笑声，原来他的声音很洪亮，嗓音也很圆润，他也并不老。他伸出手说：“走吧，和我去个地方，他们等了很长时间了。”

我的手放在黄一的手中，他拉着我跑步到了车门口，好像很着急。胖男人拉开车门让黄一坐在前面，黄一摆摆手，拽着我坐在后排的座位上。这是一辆破旧的天津大发车，在北京等大城市被淘汰的污染物在滨河这种小城市正在泛滥，也许是滨河的天还比较蓝吧！这些车还不足以让天空呈现灰色。黄一的手很温暖，他侧着身子看着我，像在寻找让他熟悉的影子，他在微笑，那笑容有女人的甜美。在他的直视下我低下头，看着他握着我的手，我想抽出，但他捏得更紧了，我的手心渗出了汗。是不习惯男人这样握着我的手，还是因为虚拟世界的亲昵让我害羞，他在我的发梢呼吸着，均匀而温和。抬起头，他的眼睛没有转动一下，还在盯着我，我冲他笑笑，我知道我的笑容没有吸引力。

“马兰花是你的真名吗？”

“你说呢？”

黄一从怀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看了一眼，和网上他说的一模一样，我为自己的谎言开始不安了。

“对不起，马兰花不是我的真名。”说着我局促地垂下眼帘，不敢看黄一的表情。

“我知道，马兰花开时是紫色的，你喜欢这种花，北方的春天，漫山遍野都有。”黄一简直就是个北方通，他的眼睛有穿透

力。儿时，和爷爷奶奶在乡下生活，我最喜欢野地里盛开的马兰花，一丛丛，一簇簇，团结在一起，骄傲地昂起头，和苦菜花和蒲公英媲美。马兰花虽然算不上雍容华贵，但我喜欢她的清淡高雅。

我也递给他一张名片。

“思远，紫色的梦，紫色的衣裳，马兰花，你真会营造氛围，我真的又见了一个紫色的女人。”黄一像在朗诵一首散文诗，他还见过喜欢紫色的女人吗？

“你也喜欢紫色，是吗？”我不经意地问。

“不，我喜欢红色和白色。”黄一思考片刻后认真地回答。

“你有25岁吗？思远！”他在叫我的真名，由于我的圆脸型，我的当事人第一次见我都会问：“思远律师在吗？”我说：“我就是。”当事人就会流露出后悔的表情，仿佛到医院看病，遇上一个刚毕业的毛头医生，总在提心吊胆不要损坏了他的某个部件。

“年龄很重要吗？重要的是你真的见到我了，有时这种事情是解释不清楚的。”我说完，黄一拍拍自己的脑门笑着摇摇头。

“你真像块紫水晶，也像律师。”

“你要到哪儿去”

“我去讲课，你也去听。”



出租车没有停在滨河任何一家医院门口，也没有停在滨河仅有一所卫生学校门口，而在一栋住宅楼前停下了。下了车，我才发现这是滨河号称“腐败村”的豪绅小区，这里聚集着滨河市委的几个头号人物，还有一些有钱的商人，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争相在这里买房。于是，在滨河人们流传着这样一

句话“豪绅小区跺一脚，滨河市区颤三颤。”黄一要在这里讲课，真是太离奇了。他该不会是给某个领导看病，开专题讲座吧？如果真是这样，来接他的车未免太寒酸了。

胖男人没有跟着上来，和黄一耳语了几句又上了出租车。黄一拉着我上楼，脚步很轻，很小心，害怕发出一点声音。像小偷正在寻找踩好的盘子要去偷盗，鬼鬼祟祟的。在这样的“腐败村”没有声控的楼道灯，真奇怪，楼道里一片漆黑，每家的防盗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害怕漏出一丝亮光。好不容易摸索上三楼，黄一才停下来，正要敲门，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看上去像个圆滚滚的皮球，矮小身材，短粗的腿，圆桶般的腰身，一对洞察一切的小眼睛嵌在她如盘的脸上，整个人也机灵了起来。

“楼道灯的线路出了问题，还没有找到原因，大家已经等你很久了。”女人说着，让我们进了屋。豪华的大客厅里挤满了人，满屋的人正要鼓掌，黄一将手举在胸两侧，向下摆了几下，示意大家不要鼓掌。

屋子的正中镶着一面占满整个墙壁的大镜子。最近两年，滨河刮起一股装修旋风，几乎家家正厅中都会有一面或大或小的镜子。据说是滨河市市长最先领导的潮流。一位风水先生给市长出了个主意，在房子的某个位置镶一面镜子可以避邪，至于避哪门子邪气，市长家的镜子悬挂于什么位置，就无从考证了。一刹那间，滨河市几乎家家有了邪气，正厅中摆放镜子成了最新时尚。这家主人的客厅之大和这面镜子之巨，绝不是普通人家，最起码也是有钱的商人。从厅中考究的红木家具来看，像吃官饭的。滨河这几天司法部门的各级领导都在将曾风靡一时、代表权力和地位的真皮沙发从家里向外倾销。据说，“腐败村”的沙发都换成了红木的，红木家具又成了流行的趋势。

透过镜子，端坐的都是女人，大约有四十多个人，只有讲课

的黄一是个男人。这群女人有看似气质高雅，着装清淡的知识女性；也有看似神态傲慢，打扮妖艳的阔太太；还有看似飘浮不定，穿着随便，不讲究的家庭妇女……不管她们来自哪个阶层，有一点是共同的，无论是坐在高贵的沙发上，还是临时添加的小椅子上，每个人腿上都有一个笔记本，手中握着一支笔，像小学生似的端坐着，认真地等老师开始讲课记笔记。

“我叫黄一，我的第一职业是湖南省医学院的教授，第二职业是湖南省医学院科研所的所长，我的第三职业是黄一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院长。”

在网上他只对我说了他的第一职业，现在又派生出了两个。黄一把镜子当作黑板用白板笔板书。黄一书写的名字中的那个“一”字，没有平铺直叙，落笔沉重圆润，笔锋有神，到了收笔之处微微上挑，轻蔑而流畅、自然。这个“一”字就像黄一描述他经历过的一切一样，起笔落笔都是故事。这里面有他的爱情和家庭、事业，也有他的失败与追求，黄一仍然在挑战，就像他说的人生就是一场战争，你自己就是指挥官，结果的好坏，在于你指挥的大胆与否。后来我和黄一谈起他亲自书写的名字，他戏谑道：“女人呀，别把什么都看透，男人不敢娶这种女人当老婆。”

他擦去名字写上了“营养与健康”几个字，这是今天讲课的主题。我左顾右盼，看我的左邻右舍在记些什么，如此虔诚。“哇！”好难看的中国方块字，歪歪扭扭，比初学汉字的小学生书写的都难看。如果我儿时写出这种字，早已被家父连本子撕掉扔进炉火中了。这些人听营养课要做什么呢？是都生病了？还是需要了解基本的营养知识？黄一怎么会到住户家里来普及什么营养知识！

“思远，你知道自己为什么瘦吗？”天生爱胡思乱想的我，被黄一的提问惊醒了。我连他讲什么都没有听，怎么会知道呢？众目睽睽之下，我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低着头，两只手尴尬地

来回搓着，机械地站在那儿。黄一示意我坐下，他向我微微一笑略带批评的语气说：“思远，你要好好听课。”我伸伸舌头，做了个网络鬼脸。黄一的目光又回到大家身上。

“思远，你为什么这么瘦，常英老师为什么这么胖，都是营养不均衡导致的。”

“这次听明白了吗？”黄一的眼神落在我身上，像小学老师询问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儿，我红着脸点点头。

黄一整个晚上都从医学的机理讲如何科学的运动，充足的睡眠，均衡的营养。最有趣的是黄一讲有几种营养品叫什么蛋白质和钙，还有维生素 B 一起服用，男人可以治疗阳痿，女人可以收紧阴道时，听课的人几乎都如获至宝地“刷刷”往下记。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能同时适用于男人和女人的性用品。对于这些已经成家立业的人来讲，这种东西又是现在市场上最畅销，也是最流行的药品。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黄一所谓的增强男性性功能，收紧女性阴道，增加快感的東西根本就不是药品，都是一家公司生产的营养补充品，其根本就不具备药品的功能。可是黄一这样的宣传还真让那些在性生活中得不到满足的人们迷恋起了这种产品。于是男人、女人疯狂购买，至于是真的达到了他们想要的效果，还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就无从得知了。反正后来我认识的许多和黄一从事 A 事业的人都跟自己的亲朋好友是这么讲的。黄一还对大家讲他有一个天津的男性病人得了阳痿十几年好不了，他介绍他吃了三套这种营养品，居然把阳痿给治好了，提着东西专门从天津到临江泪流满面地来感谢他，当然黄一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谁也没有见过这个病人，就不能确定了。

黄一讲课肢体语言丰富，生动活泼，气氛活跃，几乎每一句话都充满着趣味。最重要的是他讲课能让不懂医学，没有医学知识的人听懂。虚拟世界的黄一，是个学者，他喜欢谈很多疾病的治疗方法，还答应一定用黄氏家族的祖传秘方把我的痔疮治好。

今天晚上黄一完全是一个普及营养的讲师。他没有讲深奥的理论，本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原则，吸引了所有来听课的人们。

讲完课很多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无奈的我只好参观这套房子。洗漱间真华贵，一副用瓷砖烧制的《西厢记》的完整壁画足以说明主人的身份了。三角架上的牙膏和文若卖给我的一样，文若说这种牙膏近 50 元一支是因为它的配方独特，美国产品，她一次买了两万元的货，让我选择一些帮助她消化一点。

文若是滨河电视台的记者，她正在主持着一个热线电话。有一天突然拉我去听课，说是有个好生意，买两万元的货，有人帮着卖，卖完了能挣 6000 元钱，最多一个月就能卖完。我委婉地谢绝了她提供的机会，理由是自己不适合做生意，也没有做过生意，这么大的投资没有那么多钱。文若看我无心与她合作，就拿了一堆产品让我选择一些自用，看到所有产品的价格我的眉头发蹙，正好牙膏用完了，拿一支牙膏算是帮朋友忙吧！给了文若 50 元，她没有再找钱，而且很不高兴，在她看来我太小气了。

这家主人也做这种生意吗？洗漱间里所有的日常用品和牙膏的商标都是一样的，不过能住起这种豪宅的人也应该用得起这么昂贵的产品。

就像小偷，我拉开门缝对每个屋子都要窥视一翻，用地毯和壁毡裹出来的房间，门一开，一股燥气扑面而来，难怪有很多人得“都市文明病”呢？书房是最吸引我的地方，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私人书房。

宽敞明亮的大窗户两旁，靠着墙壁的是硕大的两个书架，窗台下计算机和打印机用红色的丝绒罩着，开了灯，我钻进去，偷偷地打开玻璃门随手取出一本书，是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这本书曾经换取了我许多眼泪，在书店很难看到。我爱不释手地翻开，它还散发着油墨的芳香，连个书角都没有折过，手

印就更不用说了，也许主人买回来还没有来得及读吧！我恋恋不舍地将书放回原位，再拿出来一本，还是崭新的没有阅读过的书，仔细寻找没有看到一本发黄或者破旧的书籍，每打开一个书架的玻璃窗，都能闻到油墨的香气。

“思远，思远。”是黄一在叫我，仓忙中我把手中的书随便放了个地方，钻出来。只有开门的中年妇女和黄一还在，其他人都走了。

“钻哪儿去了，来，思远，认识一下这是滨河市幼儿园园长常英老师。”黄一将我拽到胖女人面前。

“思远，滨河的律师，我的老朋友了。”黄一的介绍让我耳垂发烧，我已经是他的老朋友了吗？

常英礼貌地伸出手，我也伸出手。那是一双富贵的手，又肥又厚，三个耀眼的戒指均匀地分布在小拇指、无名指和中指上，都是时下最流行的白金镶钻。三枚戒指的造型不一，钻石的颜色红、蓝、绿都有，在炽白的灯光下很刺目。粗壮的手指被三个指环勒出三道银色的光环。常英轻握一下我的手，双手一拍我的双臂对黄一说：“黄老师，你挖掘出钻石了，律师这张嘴做这一行太合适了。”

我正要答话，黄一拽着我的手说：“常老师，这个月的业绩通过刚才的咨询，你肯定是稳的。太晚了，我们就不打扰了。”我和黄一出常英家，常英没有说话，只招手和我们告别。我和黄一像做贼似的蹑手蹑脚轻轻地下了楼。

路灯灭了，走在无人的街上，月朗星稀，虽然有些清冷，但比下雪之前暖和多了。

“你怎么像个地下工作者？”我的话一出口，黄一哈哈大笑，他的笑声刺破了夜的宁静，有种毛骨悚然的味道。

“笑什么，本来就是嘛？”我又唠叨。

“你和我去宾馆吗？”和虚拟世界一样，我一问实质性问题，

他就转话题。

“太晚了，明天还有案子开庭，你不走吧？”

“不走，还没和你好好聊呢。”他的话音里有些失落。

“明天还讲课吗？”

“讲，晚上不安排了，我们聊聊。”他在约我。

一辆出租车来了，我们一起上去，送我到家门口，黄一去了绿园宾馆。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今天的见面没有我想象中的浪漫，可是黄一的那张脸并不陌生，在哪里见过，无法确定。佛教里讲，人都有前生和来世，我不信佛，却相信我有过前生，我的前生是做什么的，直觉没有告诉我，但是发生了我解释不了的事情，我就全部把它归结为我的前生大约如此。对黄一的熟悉大约也是前生修来的缘分吧！

4

晚七点，和黄一约好在绿园饭店的紫云轩见面。这是个情人阁，我很喜欢绿园饭店的中西合璧的装饰。拉开紫云轩的门黄一已经等在里面了，他专心修饰了一番，看上去精神饱满，气宇不凡。

这是一间唐式风格的两人雅间，黄一坐在榻榻米上，见我进来，他没有起身，示意我坐下。脱了鞋，把丝巾和风衣挂在衣服架上，我学日本人跪着。从小我极不习惯乡下的大炕，吃饭睡觉一盘大炕什么问题都解决，不分男女、长幼。无论长到多少岁，见了类似大炕的榻榻米我都会跪着。

“你讲完课了吗？”

“完了，凌晨二点的火车要回去。”